



里根女儿所著长篇·描写总统家庭生活

后院起火

帕蒂·戴维斯

莫里·S·福斯特

7112.4
(87)
2

帕蒂·戴维斯
莫里·S·福斯特

后院起火

云南人民出版社 · 吴建辉 · 高艳君 译

罗塞校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家庭中发生的非同寻常的矛盾。父亲官运亨通，当了加州州长后又仰着总统的宝座步步高升。母亲小心地陪伴着他去摘取桂冠，唯独作为掌上明珠的女儿不屑于此，事事处处与父母作对。终于，在美国政府发动一场对外战争的同时，这个家庭中也燃起了战火：一面是女儿投身于反战示威游行，一面是父亲警告女儿不要站到国家的对立面去；一面是女儿无拘无束地运用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一面是母亲告诫她不能滥用这个权利；一面是女儿同学生的课闹事，一面是父亲指责女儿有反叛行为，宣布政府要“武装保卫”学校上课；一面是父母用电话遥控女儿好好读书，一面是女儿背着他们与普通士兵热恋、幽会……

透过这些坦率自然的家庭冲突描写，读者可以对当今美国大人物的家庭生活有所了解，并可对西方的“民主”、“自由”的本质有所领悟。

Patti Davis
With
Maureen Strange Foster
HOME FRONT

本书根据 CROWN PUBLISHERS, INC. 1986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子昌

封面设计：孤行

后 院 起 火

〔美〕 帕蒂·戴维斯 著
莫里·S·福斯特
吴建辉 高艳君 译
罗 塞 校

内 部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 字数：182,000

1987年5月第一版 1987年5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16·1092 定价：1.50元

I S B N 7—222—00035—6 / I · 5

序 幕

车龙不见首尾，我们挤在一辆最耀眼的轿车里，我透过车窗，观看着使首都变得发了狂似的就职日的情景。这情景就好象五十年代描绘飞蝶降落在大都市里的电影一样，人群拥挤，街道堵塞，直升飞机在头顶上呼呼盘旋，高楼间荡来的警报器啸叫声在耳边响个不停。时光飞逝，不一会，我父亲就在铁灰色的天空下，宣誓就任为美国总统了。

进入白宫，我们被引上楼去，佣人们都在那等着作自我介绍，一些过份殷勤的人穿梭似地跑出跑进。父亲快步走进客厅，坐到沙发上，向四周巡视了一番，仿佛是在迫使自己接受这一事实：从现在起，这儿就是他的家了。

“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总统先生？”

“阁下，车队计划在八点钟离开。”

“文件已经给您送来了，阁下。”

布莱恩漫不经心地走进客厅，看看天花板，又转向豪华的长绒地毯上的琥珀色图案。

“爸爸，这么说，这就是他们给您会客的房间啦，嗯？”他推了推一块板壁，好象那儿有一条秘密通道似的。“有些

陈旧了。但愿别有蛀虫。”

“布莱恩。”妈妈满脸不高兴地说，“你一整天就穿着这双牛仔靴配你的上等衣服吗？”

他低头看了看：“怪不得摄影师老是照我的脚。”

父亲正舔着手指翻看一叠文件，“你知道，哈丽艾特，我想我们今天不该用家里那本旧《圣经》来宣誓就职，想不到今天还是用它来宣誓就职了；它的装订线都快脱了，我以为整本书会散掉了哩。”

“唔，可它并没有散。一切都很顺利。伊丽莎白，你告诉了总机你在等格瑞的电话吗？到时请他们一定给转过来。”

“告诉过两次了，妈妈。”

“他什么时候到？”

“今天晚上。”

妈妈一边这间屋子进，那间屋子出地看看傢俱，摸摸墙壁，拉拉窗帘；一边嘴不停地和我们讲这讲那。

“这房子经历过的可多啦！想想所有在这儿住过的那些人物。不过，非常遗憾，我巴不得现在就开始重新装修。”我竭力想象着，试图产生一种敬畏感，以唤起一种心境。而不要象我现在这样——麻木不仁，好象我是走错了地方进到这所屋子里来一样。我往窗外看去，人们聚集在远处的大门外，紧贴着栏杆朝里面张望，要是他们知道我在这时感到自己是局外人，而他们才是这一历史事件的一部份，那他们一定会很吃惊的。尽管我感到尴尬，感到不真实，就职仪式对我却并不意外。早在我玩洋娃娃时，我就开始为它做着某种准备，只不过没有成功罢了。

在我坐着等电话的时候，那导致今天这一切的漫长岁月——一闪现在我的脑海……我想起了一个夜晚，自那以后，我们的房子里就渐渐地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小象——玻璃的，陶瓷的，木雕的——以及绣有白宫图案和“坚持到底”艳红字样的枕头。想着想着，我感到一丝寒意从膝下袭到我的心窝，并且停在那儿——仿佛已经停滞了许多年。

1965年底的那一个夜晚，我们聚集在加州家中父母的卧室里，我们所有的家庭会议都是在这间屋子里举行的。妈妈和爸爸坐在壁炉前的两把冰蓝色缎面的椅子上，我俯卧在他们的床尾，形成了和这种会议相称的半圆。布莱恩爬在地板上，他才十一岁，对于他来说，是参加会议还是照旧看他的电视都无关紧要。那是个夏日的夜晚，我倾听着玻璃门外花园里蟋蟀的鸣叫；一股暖风从烟囱钻了进来，送出阵阵去年冬天炉火的气息。

“我之所以要大家一起坐到这儿，”爸爸说：“是因为我已作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我感到心头一阵紧张，不禁向四周寻找躲避处。在壁炉上方，我看到我和妈妈的那张画像，那是在我两岁时画的。我

的记忆能有多远呢？中学时代，一位把马拴在我的马旁边的女孩有一次告诉我说，她能记起在娘胎里的感觉，能记得出生时的情景。有人甚至说他们能回忆很久以前发生的事——前世的事。我最纳闷的是许多事我只记得某种感觉，却回想不起来。

在画像的所有光线和色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我的眼睛——黑黑的，大大的，带着惊讶和若有所思——似乎并不是看到什么特别的东西，而只是充满了疑惑。每次从画像前走过，我都被自己幼年的眼睛所吸引，可我一直无法完全回忆起那张画是怎样产生的。我能想起那道铁的楼梯，楼梯的两旁那潮湿的墙壁，以及我们去画家工作间时的脚步声在过道里回响。可我试了多次，就是无法回忆起比那楼梯更多的事。

“伊丽莎白，你在听你爸爸讲话吗？”

“听着呢，妈妈。”

“没有，你没有听。你又开小差了。”

我回过头去望着父亲，他正在等我。

“我很快就要宣布这项决定。”他继续说。“可我觉得应该先给你们两个孩子讲一讲。”

“妈妈已经知道了吗？”布莱恩一边用想象的步枪瞄准桌边的水晶花瓶，一边懒懒地问道。

“她当然知道。”我告诉他。

她知道，我也知道。近几个月来，这是不难看出的——一次又一次的讲演，讲演的题目，那些来来往往的生人——而且，难道在此之前我就不知道吗？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感

觉到了，虽然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但我害怕，感到这终究要将我们都卷去的力量的威力。

“我经过长时间的考虑，”他继续说，“决定竞选州长。”

布莱恩用肘撑起身子转过脸来看着他们问道：“我得转学吗？”他一点也不掩饰他的厌恶。“我们得搬到萨克拉门托去住吗？”

“遇到桥就过桥。”妈妈说。

我和父母不一样，我宁愿尽可能地多观察几座桥——真实的或想象的——然后再根据情况选择最佳方案。我坐着呆呆地看着那东方地毯上的花纹，在他们没完没了的谜里我茫然了。

“你有什么要问的吗？”妈妈说，“你要说点什么吗？”

我抬起头望着父亲，“是什么使你下决心的，爸爸？”

“唔，白丝，”他转过脸来对着我说，“你是个聪明的姑娘。这几年来所发生的事你都看到了。许多朋友都一直在指望着我——他们都是重要的人，好人；你不会让我使他们感到失望吧，会吗？”

“会！他们为什么这么重要？他们为什么比我们更重要？为什么不能——”

“伊丽莎白！”妈妈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抱怨。“这是你爸爸一生中的一个重大决定，这对他是难得的机会，你应该为此感到非常骄傲。有人甚至认为他有一天能当上总统呢。”

“总统！”布莱恩蹦了起来，“那我在什么地方上学，在白宫，还是其它什么地方？可能华盛顿连小孩都没有！”

“得了，布莱恩，”我说，“问题不在这儿。”

“那么，你说是什么呢，白丝？”父亲耐心地问道。

我不知道。我是否想告诉他我不愿他当州长，告诉他我要他和妈妈多年的奋斗一无所获？我想起布莱恩房间中我们小时候常躲在里边的那个壁橱，一开门，灯就亮，关上门，灯就灭。那是我所到过的最黑暗的地方。此时，我真想躲到那里边去，可十六岁的人已经不能再躲到壁橱里了。

“好了，该说的已经说完了。”父亲说，“我确实希望这不会破坏了大家的生活。”

布莱恩回去看电视，我走到游泳池边，眺望着城里那仿佛是镶在黑天鹅绒上的钻石般闪亮的灯光。我是从德文回家渡假的，那是一所位于亚利桑那北部的寄宿学校，那儿的夜晚是看不到灯光的；只有漆黑的荒漠和飞砂走石，以及那在七叉八丫的仙人掌之间穿梭游转的狂风。

我怀疑，如果父亲一旦当上了州长，我的生活是否会改变，别人会不会对我另眼相待。我并不怀疑他是否能在竞选获胜——我已经知道了答案。

• 2 •

我八岁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到我们饭桌上的话题已经转到政治上去了。当时，我父亲，罗伯特·肯菲尔德，在国家汽

车公司当广播和电视推销员。我想如果谈点汽车方面的东西我会更喜欢——至少它是八岁儿童可以懂的、有形的东西。但我们饭桌上谈的却全是哲学、观点、阐明和“授权”、“自由主义者”这类的词汇，以及有关艾克、尼克松、卡斯特罗、赫鲁晓夫的谈话，再就是竞选运动、支持者、选民、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之类的沉思冥想。我不在乎谁胜谁负，我只希望这一切都从地球上消失。对于我，政治就好似陌生人的名字和我无法理解的词语。远方已传来了隆隆声——预示我赖以立足的东西随时都有可能变动，它对我们家来说已经成为了一种危险，而且越来越大，越来越危险，直到最后和我们的生活溶为一体。它就蹒跚在餐桌之下，等待着时机，以吞没我的世界中所依存的一切。

“电视简直没啥可看的，”如果电视台一连几天都专门播送政治事件，看不到我所喜欢的节目，我就会这样吼叫。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事都不可能有墓地重要。一天，父亲对我们说：“如果有空袭警报，我要你们都到更衣室去，因为那里没有窗户。”他们的更衣室很宽敞，四面都是镜子；任何人一走进去，就可到处见到自己的影子。我并没有完全领会他的提醒的含义。一想到在一间被自己的影子包围着的小屋里呆上几小时我反而害怕。许多年后，我认识到用他们的更衣室作为防空洞唯一的优点就是在辐射没有杀死我们之前，可能我们就被碎玻璃片杀死了。

虽然我对形成威胁的阴影还没有完全看清，不能采取对策，可我并不想消极地等待，更无意退缩。他们一谈及政治时，我既不想听，更不想谈论。每当话题转到这方面时，

我就立即把注意力集中到我盘子里的食物上，不理睬它。有时我会一口气吃上几分钟的奶油萝卜；有时则对着粘在羊排骨上的薄荷酱发呆，或者象吉普赛人看杯中的茶叶占卜一样地注视着杯底的巧克力牛奶液，或者数豌豆，数鼬头，这时，所有关于俄国人和东海岸参议员的谈论都从我耳边一吹而过。他们会时常停下来问我的看法，而我的回答是：“问我？哦，对不起，我没注意听。”这是在说谎，但不会被责备。

有时，我起身走开，让他们去继续谈论。但有的时候，我就不那么幸运了。父亲会把讨论的要点说给我听，然后问我的看法。自从我盘子上的招数不灵以后，我只好采取另外的办法。我说“我不知道。”但不幸的是，效果也不太好。我摸不准我这副看起来似乎有一定看法的样子该不该挨骂，有些人看上去并不象“我不知道”这种类型的样子。最后一招便是对比较普遍的观点——这并不难确定——简单地表示赞同，因为父母的观点通常是一致的。但这也不经常管用。也许，我的样子看上去不象赞同他们观点的那种人。我暗中打算要多观察年老的西部人，研究面无表情的人——以养成无动于衷的习惯。

最后，在一种绝望的情况下，我采取了新的策略。吃饭时，我故意从椅子上摔下来，以此岔开话题来获得暂时的成功。但当我一坐回到椅子上，谈话却又回到政治上去了。我只好继续从椅子上摔下去；一顿饭摔了六次，也许是七次。除了我经常挨饿外——吃饭的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从椅子到地板上去了——父母开始怀疑我出了什么严重的毛病。我注意到他们开始用怀疑的眼光看我，要弄清我是否坐在每

一把椅子上都会摔下去，抑或只是吃饭的时候如此。小布莱恩坐在他的椅子上，睁大眼睛笑着看我，好象他十分清楚这一切似的。

他们搬了一张新的椅子让我坐，一把更重的，有扶手的。这就更困难了——我无法做得和原来一样的好——但我还是成功地从这把椅子上摔了下来。这样，他们开始低声地交谈，但我仍能听到。

“伊丽莎白太使我担心了。”一天晚上，我离开饭桌去看《勒拉米亚》时，偷偷地透过门缝见妈妈凑近父亲耳边说。“她好象在椅子上坐不稳，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事。也许我们应该去找哈里森医生。”

在学校里老师也开始注意我了，好象我是班上的捣蛋鬼似的。我想这准是妈妈给学校打过电话，问她女儿是否有异常举动——譬如，从椅子上摔下来。

我被带到哈里森医生那儿做了一次检查。

撩了撩我的头发，捏捏我的脸后，他开始用冰凉的听诊器检查我的胸部。当他把体温表塞进我的嘴里时，我开始担心自己是否太过份了。要是他们以为我害了什么罕见的病，开始治疗我没有的病，又怎么办呢？打针……令人作呕的药……甚至还会动手术！截肢！我记得爷爷曾给我讲过，在他的家乡威尼卡有一个人害过一种叫做水肿的病；我怀疑那种病是不是和从什么东西上，假如从椅子上摔下来这类事有联系^①。我不知道水肿要怎样治疗，也不想知道。

① 水肿的英文名称dropsy和摔下的英文dropping的读音和拼写近似。

我决定结束这场游戏了。吃饭的时候我安静地坐在桌边，这就把以前的怪现象否定了。不久，有扶手的椅子搬走了，原来的椅子又搬了回来。

父亲那粗犷而英俊的外表和有说服力的嗓音，为国家汽车公司推销了大量的汽车，因而他得到的报酬也高。五十年代后期，国家汽车公司卷入了一件家喻户晓的丑闻：一辆他们投资了几百万元的核动力拖车出了事故。事件发生时，我们在地方电视新闻中看到了他，一群记者正跟着他从一家餐馆里出来。

“国家汽车公司真的要在这辆车上下赌注吗，肯菲尔德先生？”

“我想，他们只不过稍微走急了一步，”父亲挤了挤眼睛说。

“传说那辆拖车有放射性泄漏！”

我父亲进入汽车，回头向他们挥手时，另一人高声喊道，“据说他们用盖革计数器探测过了，是吗？”

当我们家外出时，人们听得出父亲的声音——街上的人们认得出他的相貌——后来，身居要职的人们也看上了他那朴实的气质，认为他所能推销的远远不只是流行的旅行车。不久后，他开始发表演说。而政治，这我所长期说不出的、为之担心的东西就进入了我们的生活。父亲开始经常和一些象是银行家的人在书房里会晤，这样，频繁的应酬也就开始了。

一天，父亲对母亲说：“你怎么会想到请他们来吃饭呢？我可还没想到。”她说：“鲍勃，如果你想要有所作为的话，你就得这样做。”一周接一周，人们到家里来，抽雪茄，抽香烟，抽烟斗，喝威士忌，一天就谈啊谈啊的。有的是参议员，有的则只被介绍为“先生”。我学会了和他们握手，对他们说：“您好！”我不知道他们除了谈论政治外，还能做什么。他们的夫人都穿戴得珠光宝气的，我问一位戴金戒指的夫人，她的戒指是不是真的，她俯身对我说：“当然是，亲爱的。”这时妈妈低声要我到别的房间去。

“为什么这些人老到这儿来？”

“他们都是很重要的人物，伊丽莎白。他们可以帮你父亲大忙。”

“帮他干吗？”

“别管，亲爱的。上楼和布莱恩玩去，好吗？”

父亲有文化教养，能言善辩，在涉足政界的名流中应付自如，后来，他成了共和党的高薪发言人。他是一个雄辩的人。当他还在国家汽车公司工作的时候，曾给我们学校作过一次讲演：我国的汽车工业为全民提供了如此良好、现代、安全的交通工具，我们应该为之自豪。记得我为他感到过骄傲，但同时我又感到害怕。正是因为他如此出众，我就不可能使他永远全部都属于我了。

父亲给别人作讲演，外公塞缪尔则教他如何讲演，我常

因不听他俩的话而受到责备。塞缪尔外公说我应该象妈妈小时候那样，“哈丽艾特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她从不顶嘴，在教堂也总是规规矩矩的。”

谁不规矩，谁安静地听讲，塞缪尔外公非常清楚，他是第一长老会教堂的牧师。每个星期天，我被套上浆过的玻璃纱衣服，带到教堂去，坐在父母之间。当外公那嗡嗡的声音传到我们耳里的时候，我常常注视着在彩色玻璃窗上移动的太阳……我坐不住了。

做完礼拜，我们都到外公家去吃午饭。外婆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但她仍从贴在墙壁书架上的像框中默默地看着我们；她穿着高领花边上衣，黑天鹅绒的领口紧堵着下巴，这常使我怀疑她是不是因为憋得喘不过气而死的。外公家总是摆着糖果盘，而且总是装得满满的。当外公给父亲讲“要把听众攥在手心里——你就要懂得怎样去抓住他们”的时候，我就偷偷地用指甲掐开夹心巧克力看里边的心子是不是我爱吃的。

一天，盘中没有巧克力了，只有硬糖，我咬痛了牙，含了很久都不化，便坐到沙发上，装出饶有兴致的样子听外公教父亲怎样作公开讲演。

“你看，罗伯特，有些时髦的词语——能吸引人们注意的词语，如自由，道德，责任，家庭等等之类，你一定要懂得怎么去说——增加音量，提高声调——当然，孩子，引用《圣经》来支持你的讲演是没有害处的，要利用仁慈的主给你的一切工具。”

几年后，我坐在会议厅里听父亲为总统候选人作演说。

他用宏亮而坚定的声音谈论了自由，道德选择的责任，家庭团结的力量……我就想起了在外公家的这一天。外公的教导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效果：人们擦着眼泪，站起来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

当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急需支持时，我父亲总是出面演说，为共和党争取选民。他的努力并没有在投票上产生任何奇迹，但听众对他和他的演讲产生了强烈的反响——那些常去父亲书房拜访的人推荐他做下一任州长候选人。

• 3 •

十一月的一个夜晚，我站在寄宿学校的电话机旁，看着窗外灯光和黑暗的交界处，地上乱风翻卷落叶在地上飞舞，黑暗里，传来了猫头鹰的叫声。我知道，我原先的生活已一去不复返了，我知道我必须要么面对这一变迁，要么逃避——可两条路我都不愿走。

“伊丽莎白，亲爱的。这是你爸爸长期以来所期望的，这你知道。我想你至少应该对他表示祝贺。”

“妈妈，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亲爱的。”

“为什么你不能象大家一样叫我白丝呢？”

我妈妈是个十分老练的人，从不会轻易叹气。但从电话中我听得出我的话出乎她的意料，不过她容忍着：

“我觉得这不是开玩笑的时候，亲爱的。你知道这有多么重要。”

我没有继承妈妈的老练，无所顾忌地叹了口气。我从来就不希望父亲竞选，我又怎么能为他获胜而感到高兴呢？

沉默了一会。“你爸爸在隔壁房间和一些人谈话，我这就去叫他来和你通话。”

“妈妈，等——”她从电话的那一端消失了。几秒钟后，我听到双隔门关上的声音和我父母的低声交谈。

“白丝吗？”

“您好，爸爸。”

“在学校过得怎么样，亲爱的？”他的声音爽朗而充满热情。他的梦想，或者说梦想之一，刚刚实现。我感觉得出他对他获得的新权力十分满意。我没有理由认为他和我所熟悉的过去的他有什么不同——那帮我掩埋了金鱼的人；那时，金鱼已经一动不动地在鱼缸里浮了两天，而我仍坚持说它在睡觉。

“白丝。”后来他说，同时用双手把我抱起来放在他的腿上，“你的鱼不是在睡觉，亲爱的。它已经死了。”

“这就是说它不会醒了吗，再也不会醒了吗？”

“是的，不过它是到更好的地方去了；到一个美丽的湖里，在那儿它可以想游到哪就游到哪，想游多远就游多远。”

“我们死了后也到那儿去吗？”

他皱着眉头长时间地看着地板：“跟那差不多吧。”他